

德

共陵文鈔卷之十

涇陽雷士俊伯顓著

江都汪懋麟蛟門評
三原貞賡載庸菴

書

上宰相史公書

六月二十日揚州府儒學廩膳生員雷士俊再拜
獻書相公閣下自古唯非常之人然後能創非常
之事亦唯非常之人然後能聽非常之言彼夫委
瑣小丈夫拘例牽俗所聞所見不出於案牘之務
獄訟之情益案牘之務獄訟之情非誠合往法協

時宜有以大過人者庸奴所口傳耳受苟且便安者也委瑣小丈夫幼而講之長而踴躍奉以遵之號於世曰賢或有卓識宏才之士與之述傳紀而說昔者豪傑之功績無不縮頸而笑詆其狂迂者矣培井之鼃跳梁乎井幹退休乎缺甃而不知東海之淡澗也此不足怪其所據然也君子之有志者則異乎是必伊葛然後處必保傅然後就窮居誦讀畎畝盡覽漢唐宋君臣之事某朝如何而治某朝如何而亂某朝如何以救之則治而斷之於其心每觀

驚吏之所尚陰鄙之而有不屑達則展平生之學而施之一切士有以此進言者歡然從之曰此卽某朝某事而於茲爲當者也猶饑渴之於飲食不期而俱投然則創非常之事與聽非常之言者皆非非常之人不能也閣下之巡撫旬服也風采嚴厲彈劾不避權勢邑令之卑無論魏爾郡守以甲科知巨郡交遊親戚蟠結於要塗閣下遣胥徒持白牌指揮解印綬而去未嘗緩須臾閣下之威可謂著矣尋擢南京兵部尚書革除積弊澄汰冗員販豎市兒不獲污爵級濫廩祿衆不免於憾閣下

文獻通考卷十
二
執之益堅衆終以爲是閤下之膽可謂奇矣逆賊
犯京先帝遇害社稷之不絕者如縷閤下手攜皇
帝璽授上戴爲皇帝使區夏有所繫屬而江西湖
廣福建諸地幸賴無虞以爲經營關陝之資閤下
之忠可謂篤矣高鎮之兵始至於江都也江都無
貴賤智愚惴惴震恐至輒殺傷之兵見吾之不善
遇之也亦殺傷吾民民遂疾兵如讎助攻擊者爲
淳良勸和好者爲姦賊薦紳拱手坐視而無術閤
下以宰相督師乃貶損其公卿之尊與兵民反復
譬喻妯娌如父兄莫頑於細民莫悍於驕兵兵旣

革面民亦漸解宿怨閤下之勞又可驗於此也閤
下德器近代罕有其比故閤下猷畧超越於等夷
如此也則謀王斷國之具昔人之已效而世人之
所哂者不陳之閤下而誰陳冀其和顏色柔聲氣
而納之乎四海土崩不可以太平之條貫理也乃
循太平迭承之陋習尺寸而不移而庶幾於大有
爲之業知其不能矣請以百姓之家而推之百姓
之家貲產千金薪米布帛量入爲出男耕女織且
夕不倦此保家之道也乃飽煖旣久漸流佚樂驕
奢邪放貲產半亾而欲舉其家而還之於故苦身

戮力痛爲改圖不可但懲曩者佚樂之失也今世
官職內之六部六科都察院外之省府州縣諸司
考其措置而律以祖宗之制或名存實亾或名實
兩廢咸非其初矣更歷已久譌謬相沿日甚一日
耆儒舊老不以爲駭壞政滋蠹不可勝悉今欲使
內外之官各修葺祖宗之制又矯制得專於制之
外非振而起之不可而振起之者權在閣下也士
俊十歲肄八股之藝二十而涉獵於經史年三十
有四身在草莽不爲世用而芻蕘之語本乎至誠
不敢以祕謹呈甲申私議一篇其正位號新主今
已登極而樹藩衛飭紀綱二者不無可採伏乞留
意士俊再拜獻
救時之文可當痛哭

上江都歐陽公論救荒書

雷士俊再拜獻書執事士俊前日出新城門外見
死尸徧野饑民六七成羣體瘠膚枯氣息奄奄待
死士俊足之所偶到如此縣之四境大抵然矣聞
之父老此等之慘揚州所未嘗有竊念身未遇時
無一邑之責雖餓死者以千萬計哀憐嗟歎而已
若今之爲民父母者不知孜孜圖之而無能辦歟
抑諉乎天菑而處之宴然但爲民父母而覩其赤
子輾轉溝渠如此何以爲心士俊聞陝西河南諸
省米之極貴者斗至銀一兩餘今江都米雖貴纔

斗二錢有奇江都米直僅陝西河南諸省十之二是陝西河南諸省斗米之直可以得江都米五斗而民之餓死不殊陝西河南諸省者緣江都多富商巨賈民以未作依之而生兼之土號沃壤間苦嗛饑亦無大侵小民習以爲常家鮮升合之積倉卒遇此歲荒金低粟昂生業倍艱并累日所致之金不足支一飽之粟其歛手而斃無足怪者古者三年耕有一年之食九年耕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祖宗設豫備倉以民之有餘者藏於倉三年之內須足一年之費

事與古同而增糴減糶誠爲民便今廢弛已久有司竟不修舉有倉而無穀或有穀而不以濟民思患豫防之策今言之無及矣害至而救獨有賑粥可以暫拯民於死此師臺所諄諄勸諭釀富民之金冒怨謗而爲之者乃行之踰月而賑粥又罷聞之道路撫按憂遠方就食者相聚爲亂有牌以止嗟乎江都之民恃粥以延須臾之命止賑則民之死也必也師臺豈得坐而聽之夫賑粥本可不至於亂撫按未之深察今所慮於民之爲亂者遠方之姦宄假充饑民以就食者也若地著之民果欲

爲亂雖無賑粥能不爲亂乎若使地著之民願食粥者書其姓名於籍而按籍以給遠方饑民就食者稽其人數而給以米自今至麥熟若干使散居近地嚴加譏察而重受者有罪如此民庶不至於死亦無姦宄乘釁相聚爲亂之患此亦旦夕苟且之計俟年稍豐倣李惺耿壽昌之法視年上下增糴減糴使雖遇水旱穀價不至騰踊民免於饑以無虛祖宗設豫備倉之意當國用匱乏之際而議此嫌於迂濶然斟酌變通自有調度不至虧損官私其詳非一言可盡當別爲條畫以進

代家君與左按察論韓鄒平書

月日某白某足下丙子之歲某初與足下相識後又蒙不鄙微賤辱收婚姻之列今蓋六七年矣無隻字片言干於左右者固素性迂拙不喜關說人事亦氣志戇直恥於求人今諄諄陳訴不已迹雖似爲已之私而實天下之公且其事時久情見衆議麤定在足下一開口一舉筆之勞而無不遂所謂順風之呼也某親家韓太始者故鄒平知縣也諱文焯韓氏在敝邑爲名族世有顯人而太始乃尚書之姪論德之弟今成都守之兄也某原爲韓

氏婿而太始又以其子環薇爲某壻太始之治鄒平也秋毫無所利於民其在學校家貲數千衣食美好可以度口及出作吏盡攜其貲自給今家貲蕩然矣閭里喧囂謂人咸以官致富韓某以官窮兒童婦女相傳爲笑也然其人性過慈仁不忍加刑於民雖胥史之壞法爲姦者亦不肯以刑痛懲之以此胥史倚法行私無所畏忌而又疎傲寡合遂爲撫臺所劾汚以贓罪旨下覆鞫幸理刑丘公爲直其冤凡贓銀數千兩斷歸衙役但以重違撫臺之意仍存二百餘兩歸本官太始終銜寃卒於

濟南家貧贓銀分毫無所辦樞遂留濟南會聖恩大赦凡有贓而死者皆得蠲除環薇與其弟環辰居山東援此恩例呈之按臺請以樞歸葬按臺下其事於府驗問將爲之奏於朝矣環薇兄弟以闕資用暫歸吾省太始之樞尚留濟南也今歲夏環薇來廣陵乞貸鄉黨之支鹽廣陵者以爲道塗費恐彼處見任之官從中禁格知某與足下爲至戚而按察山東爲風憲之職力可得之府縣有司而爭之撫按也每語之流涕欲某求救於足下者竊思今之縣令貪聲盈耳蓄積巨萬而往往在

朝爲尊官。太始貧苦如此。獨以小不忍之故。被寃而死。死又暴骸骨於千里之外。環薇兄弟爲之哀痛。奔走不休。誠可憫也。伏惟鑒廉吏之艱。憐孝子之心。有可以施力者。無所愛惜。灑去其贓罪。使太始之柩朝夕歸葬。吾省天地覆載之惠也。况聖朝已有赦條。按臺援例。以請當無不獲。斯事不獨爲某之私。雖以天下之公論。亦宜如此。覩縷瀆聽。惶恐無已。不宣。

爲韓歸葬并爲韓洗寃

與鄭廷直書

士俊白。曩兄自無錫歸弟時。方病目閉戶靜坐。未獲朝夕晤談。後目之腫痛漸減。瞳子猶患翳障。閒居休養。不欲冒風。屢出而兄已放權之無錫矣。契濶如此。猶可謂朋友之厚善乎。兄寄寓山水勝地。畢交江南英豪。智識充廣。日有增益。如弟窮年甕牖孤陋。孰甚。然弟之素志。亦有不欲改者。嘗笑今知名之士。日投刺拜謁。飲酒高會。其人奇傑者。初亦博學雄才。升古人之堂。而奔走馳逐。旣久。平生舊所記誦。悉皆遺忘。新者無一字入眼。遂錄錄空。

疎無異天下之庸人。弟近者謝郤賓客自恐蹈此
更欲以爲吾社兄弟之戒。吾輩相與十餘年矣。雄
姿偉畧。信非偶然。每一宴聚。疾呼橫說。其於歷代
事勢得失。治亂羣賢著述。奇正工拙。有倫有要。皆
可聽採。他若親戚鄉黨。竟日聒聒。不外佚遊盤樂。
甚至里巷鄙俚之辭。不離於口。其中有能讀房稿
千篇。欲僥倖於春秋二榜者。則矜倨不置。卑視一
切。弟頗厭之。或吐其所懷。以示彼。亦不願聞。如捕
捉魚鳥。告之毛嬙麗姬之美。不惟不曉。且恐去之
不速也。舉以相比。吾社兄弟魁梧卓絕。真不可及。

別後序狀碑誌諸文。必有所作。吾輩作古文。當卽
於其古人之可師者。揣摩觀玩。務求致精盡變。以
至夫古人之域。而止。不可枉道以要近譽。今之知
名者。調停於古人肥瘠之間。爲一種似秦漢非秦
漢。似魏晉非魏晉之文。其人自謂集大成。遠過古
人。而叢雜濃濁。實不成章。雖時流共推。數年之後。
與腐草同滅。弟所謂古文。務求至夫古人之域者。
神氣態度。當一一似古人。不必陽尊秦漢。陰又少
之。而欲取魏晉之浮華。以補其未足。如此時流。雖
未必盛稱。或羣相誹謗。終屬一家之言。庶幾有傳。

之者弟意已定兄以爲如何與歐陽父母論救荒書作之而未上弟心有所感筆之爲文自寫胸臆而已不須長跪上之求知於左右也其草呈覽抹之教之惟兄之望士俊白

箴交論文俱切時弊

與張天民書

士俊白弟胸中每欲言於兄每相見數語而別以故弟始終有所不達雖然猶欲一盡言之也弟謫薄庸材輒不揣量獨發狂談大抵謂居今之世席珍待聘豈可復得惟以文進勿由賄賂請託庶幾近道可以有立遂持此甚嚴府試擯棄乃已自取亦不足怪初以家君年將七十平生教子殷勤今年正試不與明年遺才之試弟復守前說必無能望於收錄壬午鄉場弟不獲同諸生角技上負家君責望之心下乖弟爲子者及時尊養之念未免

憤恚已而思聖賢之事親以道不敢辱親今穿窬之盜竊人之金苟有父母頗能備極美好以供實是不孝今之仕進率從捷徑方其得志亦甚意氣揚揚俛首內反則所以致此者常恐人窺以弟觀之何異穿窬其親有知當不勝厭惡豈肯引以云榮也緣此終日拮据惟恐一無所成作世之棄人求立身行道揚名不徒以富貴榮親爲務孔子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又曰日出則事公卿雖郡守縣令不必絕跡不至於其庭吾輩之病病在疎畧然今之在位者匪人甚多豈可不擇今有穢行敗德之人泄官茲土士民交口訕詈而素號通經學古者乃往來奔走稱頌吾輩聞之赤面汗背而彼方矜張其盛恬不覺恥曩者兄與弟言之常怒髮衝冠也弟因讀史假論寓諷謹錄呈正同聲相應其必有以教我助我不及士俊白

艾陵守身之學

與王築夫書

士俊白曩者進弔知吾兄慟哭至於失血而猶水漿不入口此雖人子之情揆之於聖賢中正之矩有不當然者禮記曰毀不危身為無後也言君子居喪不可過以致危其身使親無後也又曰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言孝子之哀發於天性不可止遏聖人制禮節其哀而順以變之也又曰有疾則飲酒食肉不勝喪乃此於不慈不孝言居喪之禮有疾則姑變飭粥以療其疾也歷觀禮記之語喪雖主哀而未嘗無節思親雖切而身未嘗

不重過哀而傷生與不哀而淫樂者等此聖人中
正之矩天下萬世之所法也今吾兄慟哭致失血
蓋已甚而可慮也良藥精飯寢處依時使無大患
庶乎居喪有疾之禮矣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
後世以顯父母觀吾兄之文章問學殆志不在細
尊公先生積德隱善當待吾兄而彰可無念乎乞
抑踰分之悲折中於禮絕哀毀之小不忍保全其
身以成顯揚之大孝乃謂合理訓詁腐言似亦可
採惟望留意

與王築夫第四書

士俊白夏初聞訃驚悼靡已天崩地坼爲人子者
之皆有而吾兄窮老遇此內爲財所困外爲世所
輕憂苦過於尋常遭喪者萬萬矣郡城去寶應數
百里往來之人弟未嘗相接何所聞而云然乎緣
弟之經驗者而知必然也力莫助之只垂頭竊歎
而已雖然窮老遭喪而處窮處老亦自有道斂首
足形還葬無梓此處窮之道也五十不致毀六十
不毀愛其死以待此處老之道也腐儒常談果可
備苦塊之助否耶鷄酒薄奠敬列禮狀惟乞鑒察

士俊白

簡而法

與李艾山書

士俊白弟少習文章未達詩指避亂貴邑得交足
下牖明砭愚多所開導今雖未能窺李杜之閫奧
而畧辨其聲調工拙氣體高卑滂流求源皆足下
之賜而足下近時又進於此厭薄修辭勵志學道
別後發憤料益精淡如有新得勿惜示及弟遷居
樊汭違遠賢友朝夕索處寂寥頗甚逮春暄暖足
下泛舟來此辰發午至村酒野蔬願爲十日之飲
弟窮年靜坐一室自比廢人足下過愛謬有所取
樂與之友從貴邑徙此會集飲餞寵以佳詩鄙私

未將奉詩扇還。答子產季札。春秋名流。縞帶紵衣。後世侈談。兩人此意。不知視古人何如。欲語者。纍纍不能盡也。朱天乳顧叔向葛緝公。令兄籀史。思慕之極。未暇作書。乞爲第一言士俊白。

與施愚山書

士俊白。愚山足下去歲十二月望後。小兒從城攜足下臨行所留札。至纔知月初仙舟已挂帆而西矣。志失氣塞。恚悶久之。士之務結納以要名者。一鄉一國皆不乏人。彼名於世。某能詩。某能文。某能詩兼能文。而考師友淵源。立言卓爾。如古人一鄉無之一國無之也。將或有一二能詩文者。與之遇會。則拱手宴則舉杯。彼可亦可。彼否亦否而已。皆輒置之去。則猶塗人之於塗人。旣多且汎。畧不省記。而能者與能者。遇始不必識面。又不必有人爲

之紹介見則坐語移日淡相傾動感而泣下樂而
忘疲一日不見則思去則念茲在茲不釋於懷雖
出處道異貴賤分殊而合若符節彼有其相傾動
者不因纖介耿耿也緣此往冬倉卒定交足下旣
樂得僕與築夫僕與築夫亦以得足下爲幸也觀
海集序僕自索作之然不敢措筆晝食夜寢輾轉
於心者兩月今春始書之成篇文未必佳亦不可
不謂經營之苦矣僕往冬曾補作一送序此體韓
會多規少頌乃古人忠告之義創於顏仲二子序
中聒聒非欲足下忽於事勢輕爭之而輕爲之胸
膈須蓄此意乘機伺便可爭然後爭可爲然後爲
苟其說行有功於世不小二橐具呈足下何日至
廣陵僕雖窮困湖濱構有草堂又空懸一榻如煮
蔬炊糲雄談數朝夕亦甚快事辱在知己不禁交
淺而言淡也士俊白

叙定交有體

與施愚山書

士俊白愚山先生閣下河干一別於今三年人生百歲弟已將六十先生宣城大賢而相知之晚相遇之疎耄以爲期能幾何晤語然自豫章至者稱先生杜門謝客一切請託之路塞遙思風采可敬可愛今之著述之士一旦莅官輒重聲氣其門擾攘雜遝是亦大蠹先生持守嚴厲終謂正理又非云矯枉之說也弟沒齒甕牖目覩今天下之顯達最少竊觀薦紳大夫如先生與西樵阮亭兩先生者竟無其人阮亭司理揚州六載弟未一識面及

擢禮部乃見於安定書院出其詩數千篇滔滔汨汨未有津涯考之於古長短低昂無不合度但望洋驚歎而已去年夏西樵來游揚州所居相違咫尺至今朝夕會聚詩之多且工與阮亭等而先生之觀海集雄傑若彼然三先生終日兀坐讀書類秀才手不釋卷天下之廣薦紳大夫之衆而弟交道之狹竊謂三先生今日罕有比者然乎不然乎先生近作料益富先生詩之體格高渾在今猶不難得每念七忠祠提學題名禹廟諸記典雅莊重雖韓柳不能遠過近者進步又如何恨未奉誦耳

弟去年裁友孫介夫介夫字內文人弟聞之已久殘冬方到此其文不離古不泥古蓋史漢八大家之文而亦介夫之文也汪舟次第之所畏其悔齋集蚤已行世坊間爲之紙貴欲至豫章一登匡廬一謁愚山先生以爲深幸昔人有往秦中者秦中人必問其登華嶽謁太青未也否則笑之匡廬之勝不減華嶽先生之文愈於太青今官豫章與匡廬誠推雙絕而舟次之慨然而賦必有當於先生者言不能盡顧瞻拳拳士俊白

不苟于品目

再答張天民書

士俊白睽別既久音信亦絕言者風波況於筆墨
簡札反復狂語間出好事之口傳爲禍階弟以故
於相知之友無一字通殷勤而相知有以累牘見
寄者弟併未之答也連年諸友亦無一字之及未
必喻弟此意也從而罪我者有矣同志同道如吾
兄獨不知察不察也弟不樂入城然樊以俗惡寂
無良朋出門所見皆販夫市兒離羣索居德業遂
荒四十見惡甚可歎息而家君子以前歲大水徙
歸郡城往來二百里定省頗艱聞之路塗橋墅號

文陽文鈔卷十
三
爲樂土避地者多在於此而與貴莊相違咫尺交
遊中議論文章求若吾兄未有其敵得日夜常見
聞教誡以切劘誠爲大幸又於郡城近扁舟問安
朝去夕還其地有屋可居煩兄圖之僦屋之金一
歲可二十兩望後弟卽至貴莊同兄相視以爲遷
計盛使促書弟言止此士俊白

答張天民論祭朋友妻禮書

士俊白祭朋友妻俗例用文亡妻之喪吾社諸兄
醵金爲奠足下獨考古文集中無祭朋友妻之文
欲罷其文不惟古人自視兼以古人視弟誠愛人
以德者矣弟見古文之傳者婦人獨畧卽墓誌銘
纔一二數耳足下博學或持之有故也厚貺弟姑
領之弟意禮旣不當用文奠亦不可議定然後拜
還也足下如有所見復以誨我士俊白

再答張天民論祭朋友妻禮書

士俊白辱手札偶陳大畧以答然其中有不盡者
吾輩行事必求其是而後已記曰知生者弔知死
者傷婦人之喪姑姊妹諸人而外皆弔生也非傷
死也而具刺道名又書其所將之物爲狀再拜致
物讀狀於靈座然後進慰斯自古至今之達禮也
無殊於婦人若以其平昔避嫌之意推之則非姑
姊妹諸人但當進慰生者不必設香燭投狀再拜
而將於死者之前庶乎其可然自古至今已皆然
矣則奠而用文於義似無大害古人之文不傳者

多矣而作婦人文尤爲窘筆作之苦不能工其工者類屬於骨肉非施之汎汎交遊之母及妻文不工則不傳傳者千百之二三諸體應不備也古人有爲婦人序其集者又有爲婦人撰墓誌銘者悉本其夫之所稱或云由於所傳聞識者臆之作婦人文固簡嚴有法也然寂寥無可觀矣傳者如此况不傳者邪足下以爲如何若弟言甚謬則此之非禮蓋在奠也不在文也諸兄之所賜弟將拜而返之矣庶彼我兩得其是也先母見背弟欲廢佛事而家人紛呶不能專決亡妻喪弟旣可專決不作佛事矣而其分雖卑在家君則爲長婦在弟則所謂結髮妻也親戚朋友宗族臨棺一奠似亦不可闕而弟之妻家在廣陵者寡少同姓非叔父則叔祖耳與弟等夷者纔可指而數矣而又屈於義之不可弟惟有抱幼子朝夕哭泣而遂已也無乃太簡乎中心戚戚不宜繁言然事關大禮有不敢不詳者伏惟鑒察士俊白

艾陵文鈔卷之十

艾陵文鈔卷之十一

涇陽雷士俊伯鰭著

江都江懋麟蛟門

三原貞賡載庸菴

評

書尺牘

再答周盛際書

士俊白辱書稱譽籍籍赧然生愧而豈非足下愛
弟之過而然邪忖分量情不敢冒承書中極言詩
文之可薄而自謂有志於道足下撰著雄偉冠世
今鄙棄以為不足為非實見道之足好不能如此
弟近年亦喜看性理每看有所感發因以為聖賢

之學其要在求放心而求放心莫善於主敬乃閒
 居心欲寂然不動而臨事心欲一於事事外無他
 念持守不踰時旋即頽廢及此心既覺持守如前
 而頽廢又即隨之數操數舍疎忽遺忘遂如平日
 矣一月中此意不幾舉一舉不過如此志之不立
 誠可笑也孔門文學首推游夏詩文文學之屬由
 此而觀使孔子在今未嘗輕詩文也然玩物喪志
 耽逐詩文先儒等之玩物蓋務詩文者其氣必浮
 其行必縱其意必傲雖不盡然而世俗之務詩文
 者十如此六七氣浮行縱加以意之傲入於惡不

難此所謂喪志也庸菴云此義似宜在前

一專思致慮於此則其中之憧憧比一切聲色貨
 賄而更甚者故詩文為心之累不小足下釋此而
 事道如蹈湯火者脫離炎熱得休息於清涼樂何
 如之而又無世俗務詩文者氣浮行縱意傲之病
 氣不浮必沉行不縱必謹意不傲必謙此即可以
 入道第之所知之而不能為也吾輩窮愁已極足
 下如何又有喪子之戚天命如此實不可解張影
 菴詩序承命已久至今未作第之罪也急當構成
 以寄自樊以徙家至管莊方搬運什物草草不盡

士俊白

講道理處頗切直

答李平子書

士俊白辱書示諭待我者重僕酷好經史長不習
事庸賈豎儒貌順心誹而赫赫名人如足下者乃
見推許稱長匿短以相聚爲幸以不相見爲恨困
塗有此用以自堅僕寄跡貴邑者三年一旦徙家
樊汭百端新創經營旬月甌甕釜竈纔定雖父子
昆弟俯仰歡暢而出無良朋又未免有索居離羣
之歎矣僕謀僦田百畝力耕以足食因於其地構
草堂三間爲朝夕誦讀之所如此志獲遂明年春
深足下與艾山扁舟到此一鷄一黍相與是非古

今詩文亦足稱快佇立以俟惟無鄙棄聖賢問學
守義安命貧賤而啗蔬飯糲晷無愠色若將終身
故富貴而封侯食邑不動其心也若事不必可爲
而舍生僥倖其本皆起於貪功好利可富貴而不
可貧賤而不可貧賤者亦必不可富貴也昔賢去
國贈與處皆有教誡之語愚者一得竊附於此荒
鎮無他異產麤扇濁酒以將愚誠易宅事具別簡
言不盡意神馳左右士俊白
後段得友朋教誡之誼

再答李平子書

士俊白陸蕙畝至知有如君之變窮愁寂寞內失
良匹恃此借老天又奪之僕聞而爲鬱鬱不樂者
累日僕斬焉衰絰之餘繼室去冬暴沒因思士之
在淮南讀書自好者平子築夫盛際艾山伯籲五
人而已皇天貧乏之顛踣之困苦之而盛際喪妻
吾兄喪妻喪妾僕三歲之中喪父喪母喪弟喪妹
今又喪妻創鉅痛甚愴神刺骨視築夫艾山爲軼
軻而僕遭家多難尤人情之所不堪天高難問如
此知命不憂聖賢之道於斯爲至平子平子勉旃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四
四
自奮。佳詩格韻日進。別後僕亦作詩三十餘首。頃緣吳內筆墨久停。欲作悼亡詩。亦未能也。拙刻具請。削正。相別經年。艾山返棹。不覺言之盈紙。士俊白。

答陳伯璣書

士俊白辱手札論文。袞袞數百言。讀之大快。今世工詩頗多。而文之一道能者固少。雖可與談者亦難其人。得吾伯璣。僕不孤矣。然謂僕論文當從周秦以上。入則僕說之未詳。足下聽之未審也。僕意欲作者考於文之本末源委。自兩漢以至唐虞。其本源而末委。則唐宋大家也。唐宋大家諸文佳者。驗之兩漢。以至唐虞。皆無不合。如韓平淮西碑。南海神廟碑。則典謨訓誥。柳桐葉封弟。辯晉文公。問守原議。則左傳國語。歐陽之於司馬。遷老蘇之於

荀孟大蘇之於戰國策曾之於劉向誠所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者故莊雅深厚不但無淺易衰弱之病亦未嘗句險字棘刺喉刮目其他降及宋調卽不足觀而在唐則此病猶鮮也然則上自唐虞下至唐宋殊塗而同歸不可判絕爲二周秦之後尚有兩漢古來所推不可獨遺之也梁魯望詩在嘉隆間亦一作手僕生長廣陵竟不知前輩有魯望非足下表章之幾謂秦無人矣牧齋作朋集序風度旣好又吞吐中節鏗鏘有餘音九日後須到城餘不盡答士俊白

論唐宋大家文上合唐虞人所未發

答孫介夫書

士俊白弟自去臘以來得與足下朝夕相見見則
談談則議論合者十之八九交遊中未有如是之
快者也別後鬱鬱不樂胸懷常似少一人弟與西
樵言之讀手書知彼此一狀西樵方聞其喪女欲
歸不得秋末冬初纔能還里固知窮途之哭爲官
者亦然不獨我輩也足下居勝地幸遇龔介眉董
文友弟旣無緣見之卽欲以拙作請教乃鈔寫惟
艱昔託李硯齋寄數十首竟屬留濡可笑可笑足
下何日至金陵乎倘見櫟園稍有機會爲弟言若

前所語者焦山諸詩高老之極直造唐人之室矣
令郎到京口幾時盛使促書不能覩縷士俊白

答王西樵書

士俊白先生居揚州幾二年寓園違吾廬咫尺每
過縱談先生輒留飲遊則呼與偕一時高賢輻湊
如介夫散木無數日不相見者真平昔快事雖第
在窮愁之中亦忘其困也先生到家二人夔鑠稱
觥祝壽昆季今世名人說詩論文有友生之樂雖
哭妹哭女豈能減此弟近者尤困甚腐儒專守儒
術不能爲商賈可資以取衣食者惟教授舉業一
塗耳今師道卑極其家類皆富貴之人爲之師者
諂諛求媚賢者不免強將笑語供主人履之而後

知也第拙直不諧於俗故此不及第卽及亦不久
望望去之矣阮籍之悲曷足怪乎介夫春初渡江
北來尋別而南其意深念先生也散木病狀絕無
消息間遇通州人問之彼亦套辭枝梧大抵此病
恐難猝瘳壽序第所厭作而先生命之自不敢卻
暇當一構思承諭諄切聊具述云爾嫌於瑣瑣也
會面無期臨紙悵然士俊白

答李映碧書

士俊白曩以兵亂投止貴縣始主有聲後主平菴
卽聞先生閉戶讀史畱意著述未獲瞻仰顏色尋
因事去爰歷五六遷復歸郡城迄今十七八年四
方豪傑言先生史學今世所少心切鄉往而欲見
無緣今年夏公子九畹手澹寧齋史論示及披而
讀之奇識卓議發前人所未發不但涉獵已也今
又辱手札兼惠集摘二十年之思慕快慰過半矣
而士俊更願進於此舊之薦紳大夫多不自愛惜
其賢者畏首畏尾持兩端觀望而杜門絕客如先

生罕覩其人碩果不食尤宜慎重區區文字以虛名而取實禍可戒可戒葉子吉曾一會面質樸若書生其所作頗得古人之正路而由之矣來使督促草草裁復士俊白

答孫大宗書

士俊白辱諭過稱弟文愧不敢當然王介甫有語治教政令聖人之所謂文也書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弟服膺其語每披古人之籍輒以是爲念一遇作文持簡操筆從而寫之今乃蒙見稱益知弟自信之不謬弟近日來頗聞屯畱諸善理秋友言畧去威嚴而與民媁媁如父子豹老言墾稻田開煤井爲民計久遠如經紀家務今之縣官病在太尊而不任事斯古循吏之風而於今覩之弟之文但書之策而已如吾兄且被之屯畱之民

矣承惠拜受循吏之賜何必在多違別累年北望
不勝眷戀士俊白

與王于一

送臨侯先生序稿呈覽先生百世人豪固無藉於
斯然弟嚮之盡心力而爲之者亦敬慕之至耳文
章一道弟甚疎嬾獨於先生不憚煩至於再至於
三矣又何必待人求作且文章亦非求之而遂可
作作之而遂能工也

與張天民

弟以十分理直之事重違仁兄處分降心曲從仍有此舉弟終鑒仁兄之惓惓愛我也然華元告病不蒙憐察惟鋌而走險耳昨晚安豐歸來數日卽有金陵之行意欲屈駕偕往此事公道在仁兄口雖誼重渭陽而二十年文章道德之友想亦不能不留意也

與鄭小白

今春始得尊公凶問吾社諸友以學業文章相勸勉者十五六年持簡操筆頗各有長而雄辭博辨可進之於古而能有成立如尊公者僕意中不過二三數尊公與僕同年遂一病而卒天乎誠難知也因不自量小傳紀事作不必工譬之老農談歲述其所見聞而已凶問至時卽欲致奠而避地海隅不與都人士相通遲之至今清酒一壺俚語侷觴以生推死亦班荆而與食言之意也望南神馳甚哀且愧

結語甚悲

與許力臣

甲申秋郡城解嚴吾社諸兄弟散竄人各一方聲音笑貌隔不相接其中遂有一別而死如吾廷直者誠可悼也但辭薄奠聊以告哀乞吾兄爲弟進一觴以斯文徐徐讀於前廷直當必不吐之也

與李平子

天時初暑足下風曠敞之地而讀奇書對良友信甚樂也弟邨居無惡事日前稻苗滿望若獲有秋今歲衣食可麤備吾願足矣弟茅屋已成名曰莘樂草堂欲大字以題於楹非足下不可君子樂成人之美知不惜一揮毫也春杪艾山過我爲累日之談快何如之獨少平子一人耳艾山到家料言及此

與王築夫

弟於四月杪徙家邵伯之東以孤立無友此地去天民不過二里得朝夕相見以話言頗爲愉快然至此地而天民有小訟弟亦遭亡弟之喪各以事忙不得相見如故豈良朋會集亦自有命不可彊邪近者邨居寂寥思父子昆季一室聚處復欲徙入城若果能徙雖屬天倫之樂亦大違本志矣仁兄何由數來乎違別旣久賦詩見志留滯篋笥自冬及秋天民詣淮書以奉呈義淺辭鄙亦嚶鳴求友之聲也老伯母無恙仁兄才德日進臨紙悵然

與孫豹人

不腆餅餽弟婦具以饋問盟嫂此吾輩同社兄弟
往來之常禮耳非世俗所行於婦家者仁兄亦以
格外納之居安豐半月餘日與鹽賈爲伍樂乎不
也然坐臥一小樓朝夕讀書作詩旅況亦自不惡
艾山稿乞檢付暇卽圖晤

與張天民

數年疎濶晤言信宿意猶未足而廚珍疊疊重煩
中饋矣懷不能已作詩紀事僦屋蒙仁兄曲成弟
遭多難又拙於謀生省一分卽受一分之益仁兄
能爲弟減於三十金乎諸邨偷盜四起貴莊左右
如何弟恐不能安居徒煩費耳此事須面議乃定
仁兄母他適弟於三五日內復至貴莊決此也詩
箋盟兄誤寫社兄然盟社二字明未惡習俗儒重
之吾輩所爭不在此相見甚邇餘不瀆陳

與張天民

前日盛饌佳言飫我心腹采臣歸翁沽一尊屈仁兄過茅齋雄談一日也翁胷中擾擾唯居處靡定昨因欲遷入城乃以周易筮之遇頤之復又筮此地則否變屯耳仁兄作何解大抵鬼謀亦不甚遠人意也

短扎乃摹左傳

與李艾山

弟今春始學為詩近日讀杜集不敢輕作廢者久之不能自止執筆為此又作以贈能詩之人可謂不知量之甚者矣雖然鵬蜩異飛亦各循其力之所至何必相愧乎敬錄以進吾兄觀之其或繹於斯義也

莊理

與李艾山

嚮者吾兄過我其明晨卽詣館舍省視蚤已放舟
去矣爲之憮然讀平子詩知吾兄有草堂之役弟
於田畔亦構茅屋二間惟淡於勢利者能爲此閒
事也佳篇僭筆其說詳於評語中天暑會座有客
言之不悉

與孫豹人

衰經而與宴會。賢者所譏。仁兄讀古人書。豈不愛
人以德乎。然濶別經旬。思得一晤。暇時過訪。留坐
說禮。煮蔬炊糲。見賜以喪食。弟自不敢辭也。
具禮經意

與孫豹人

臨況會有他客數語別去過訪又不相值誠交遊恨事也徧檢詩源得讀佳篇金山嘯月樓諸詩雄健有工部風味至貧來憐義僕等句更爲深刻鍾譚觀之服絕矣大抵鍾譚論說古人情理入骨亦是千年僅見而畧於音調甚失詩意詩以言志聲卽依之鍾譚詩歸警之於人猶瘖瘂也雖不盡如此然古人好詩一人其選則作如此觀四家詩選可救鍾譚之偏矣詩源暫歸高齋其中尚多欲覽者裝裁成書可分數本與弟也紙狹言不能盡

與周盛際

去冬一見遽別度今春之大橋路必經郡城歧望久之不至後聞已從江路達彼處矣弟生斯世最爲孤子求同志同學同道如兄者絕少而相見之艱如此能不悵恨二人幸已安厝當先事啓聞得兄一辱臨如曾子之乎負夏光榮不小然往來二百里車驢皆非兄慣習恐未免風塵僕僕也緣是而止兄或鑒察此情也誌文呈覽多者更乞廣布之聲氣中友足見錫類不匱之意拙詩鄙俚可笑旣已鏤版矣能自匿乎惟痛教正翔九兄弟煩代

致候短札不盡

與孫豹人

築夫素心人也。仁兄招飲一尊一簋足矣。且儉薄所以居患難古之道也。

與孫豹人

啟。奮過盛過盛。或仁兄愛子情須如此。而律以兩親家往來之禮。不應獨厚如此也。驚愧兼至。此後一切饗壻省女諸事。乞痛為節約。緣我輩納身窮途。作事不可不量力。而道已在是。與其畏見笑於鄉人。不若求免譏於賢者也。秀才酸言。却亦至當。仁兄終不聽從邪。

高論軼乎流俗。胸臆見地之不同也。噫。求此言於今日。難矣。勿謂家常語忽之也。士一節用而品不難立。原本之論不可不審。庸菴

與平子艾山

相別日久。目不覩博覽。如平子工詩。如艾山者。視往年朝夕談古說今。猶唐宋以後思義農時之事。遠不可追。不知兩兄亦念弟否也。別後學問必益精進。弟近從郡城齋中攜來舊所藏性理大方日輒觀數條。自愧自勵。雖不能如其言。然頗以身試之。試之或可漸為之耳。兩兄當亦有以教我。

與貞漢生

弟僻處小邑朋友故舊終年不相接談至厚至戚如兄欲到郡城一見言別後所欲言而勢不可去雖吾甥蚤歿兄哭泣至於髮貌俱變而弟亦唯異地慟悼尺牘以慰而已百里之間何啻千萬里之遠乎吾甥兄之賢子也幼而警慧善讀書日可望其有成而一旦至此甚爲兄惜又爲先姊惜矣兄如之何其不傷也昔子夏喪子喪明曾子罪之抑情合禮是在學道者耳愛無可助聊進斯言兄不可不深念也

與柳裴卿

曩者兄遠至浩生館而過門不入何見疎之甚也影菴詩序盛際前書未之及得兄札始知有是命耳俟緩圖之并錄匏客詩以復郡城之舟日至而傳聞漸減不能不憂料兄亦懷此情也

與張六息

十餘年濶絕蕪城握手徧易寒暑殊出意外而千里遠別未得平山一送每念及之戚戚不樂仁兄到家計已半月矣內有兒孫牽衣嬉戲外有立圃輩把酒詼諧快心何如弟白首一室但書債未了耳嘗思好讀書與好酒好色同是一癖家產坐此蕩盡而好者不止胷中至死無悔然明知而不能戒言之可笑家姊衰老何日得見慎食眠省惱怒惟此之屬

與石殿周

弟歸來醕酌矣仁兄何日至弟草堂也昨從孔芳老索竹業已見許雨後正可掘移放船裝取草堂種竹五六竿每恨其少再得長大者數本則蒼翠滿軒楹矣孔芳老園內竹頗多捐其棄餘成弟斯美亦一快事也煩卽致意

與孫無言

拙稿已定呈政方武城傳亦書送贊五矣鹽政國家大事方公之言於鹽政甚爲切中故述之最詳而浮課套搭常股存積等字叙事語應如此質實質則明實則信也至於小論絕不與本人但因上疏言鹽政而旁及之耳史傳有此體文雖不工却非妄作者兄與贊五一道此施尚白序表二作欲得一覽館事須廣向人言之然歲已暮矣恐亦無濟也

與王築夫

舌耕生理與坐店講命占數者等耳以三十年閉戶讀書之人竟求之不得信乎遇之窮也仁兄讀至此哭邪笑邪拙作呈政此等題終不可不作昨艾山亦到弟草堂爲一夕之談集中又當添一艾山見過詩矣拙集已刻者多所點竄作文真如治玉器須刮磨細密然後美觀也

與陳伯璣

村居寂寥念我良友不知尊恙得脫體否也古文一道弟從事於此者三十年至今愈覺其難如食蓼之蟲開口俱是苦味每悔少年失計而爲之然其中自得處則以爲古人亦不能遠過九日前後終當相見一暢言始快拙詩亦欲呈覽殆就政有道之意耳非望先生選入國雅也與尚白書目前求卽爲弟寄去緣停滯已久更不可遲小兒到城短札述懷并致糕鴨二種餘容面悉

與王西樵

索書毋乃重勞乎雖然先生詩日工名將益喧片紙數字藏去爲榮正恐辭此不獲耳每笑東坡有言得罪來深自閉塞醉人推罵漸不爲人識東坡名盛一時兒童婦女皆知顛狂之甚故作此輕薄語也南史留艾陵草堂如必欲一看當圖借之昨座有客未卽裁答

文陽文金卷十一
十四
答李平子

令弟來連承前後兩手札及九日見懷詩讀之慨
嘆大抵君子不得志窮苦自是吾輩分定弟家事
狼狽日甚重以骨肉之慘孟冬又喪一五歲之兒
如此胷懷樂乎不邪仁兄何日得到郡城弟欲與
言者多築夫思慕如渴望得一見來則傾囊爲竟
夕之飲也艾山不暇作書其所著文在築夫處索
得寄之乞爲道及會晤不遠入關事容面議

答王築夫

入夏以來弟家器皿簪珥俱歸之當店然弟寧當
而不向人說者仁兄宜思其故矣處今之時勢惟
有痛加裁減一法竭忠盡歡自古所戒今人并未
嘗忠未嘗歡也察言觀色卽知之耳雖然吾輩貧
窮日甚一日不可不憂不可不慮

答李艾山

儒者以生理爲重耳衣食麤饒飲酒讀書不知年
數之不足分外之事未必然之想忘去過半矣又
何歎老嗟窮乎平子詩集弟急欲一觀子田何日
纔攜來館事弟自當留意弟將卜居安豐如於此
地爲兄覓得一館弟不寂寞矣

答李岷瞻

小兒至承惠手札及詩扇展讀氣勢倍增弟於今
世甚是錄錄鄉黨笑之莫與友者辱在同里謬有
所取念之不已誠可謂知己俚句酬答書之請正
施尚老久已到家矣貧士贈人但有文章耳竟無
一字之及深爲悵恨然文章務在工而可存不論
遲速也尚老或喻弟此意遠行當在明春改歲卽
到城縱飲雄談竟日始快餘不悉

艾陵文鈔卷之十一

艾陵文鈔卷之十二

涇陽雷士俊伯鰭著

江都汪懋麟蛟門

評

三原賁賡載庸菴

墓誌銘

邢太乙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大信字順甫別號太乙姓邢氏涇陽人幼聰警把筆出語驚人十六入縣學十八提學擢第一補學生缺每試輒第一知名關西萬曆天啓間士白首專四書及所占經講習舉業以希祿利而已先生獨準古作者製爲狀記傳箋諸大篇三水

文太青以博學爲海內所宗甚奇其才而厄鄉場
屢試不中年四十乃歲貢於學除太康教諭攝洧
川縣調莊浪教授遷瀋府教授棄去益肆力文其
文老更健某年某月某日卒將卒爲遊仙詩曰青
鳥儻而至殷勤前致辭歸來太乙子桃熟已多時
享年九十有一洪永以後科目日重卿相無不出
於此塗而士纔弱冠持方尺之紙取之如寄士之
魁梧雄傑者沒齒顛頓庠序多矣先生之才世盛
推許自臺省迄守令咸願與之交而竟不能舉於
鄉先生之在太康也河南提學根遂曹公燕見先

生而問以姓字先是曹公父墓誌銘屬先生所謨
稱其有西漢風指不知爲先生也先生具告曹公
愕然竟欲致先生科目會河南鄉試教職例得應
試曹公徧諭有司之分試者以先生在场欲其留
意教職庶幾一當凡中數教職而先生不與老於
歲貢以教授終其子祥中順治丙戌舉人知金鄉
縣乃贈金鄉知縣然先生才高矢志胸亦鬱鬱不
平頗倨侮其在莊浪也土官魯某擁兵十萬勢焰
赫奕照灼學舍淡薄類趨拜階下卑諂以乞升斗
先生厲色抗禮絕不顧而先生工文亦長於政理

治洧川有威愛。巨猾潛匿上官。遽指以捕。先生名隸署其臂。立擒獲。先生行百姓泣止。不肯捨。先生政理優裕。而限資格。其張施祇如此。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初娶王氏。贈孺人。繼娶文氏。朱氏。子男五人。清府學生允。儒士祥。其三也。欽慎縣附生。清允蚤死。女二人。長適某。次適某。孫男五人。惟素惟樸。惟恕。惟簡。惟良。孫女四人。長適某。次適某。次適某。適某。次適某。曾孫三人。于壯。于宇。于陞。先生任氣好俠。李自成索餉。秦中諸搢紳刑戮慘刻。呂某窘極。跨一羸。一僕步隨。投先生。先生館食踰歲。以故脫於害。先生事親孝。親沒蔬果薦而後嘗。忌日不樂奉。兄謹弟有過。杖之。某年某月某日。祥等葬先生某所。而以孺人王氏暨文氏朱氏。附余爲之銘。

銘曰

先生著述揚名。秦川考其繫譜。肇自河間。爰徙及涇。亦久歷年。由祖逮禰。世受一廛。先生崛起有道。而文援筆嘔吟。宏章百篇。頻別於鄉。數奇屯遭。兩經教職。卒以玉官。我紀其績。涕淚潺湲。

稱其工文善政。而以始終不遇爲感慨。

王德音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言綽字德音姓王氏豐頤濶顏容貌甚偉喜議論崇禎初賊起陝西更十餘年蔓延日繁山東山西河南湖廣與京畿諸郡邑至卽破驚皇陵屠藩府無所畏憚當是時推轂專征之臣不能戰也而增兵市馬造器咸以戰藉口未有熟思密慮爲國家拔幟尊俎折衝衽席者先生曰滅賊之道有三而戰不與一曰致疑吳楚失劇孟條侯料其無成朱克融歸本軍而唐之河朔無安土蓋才智之輩之去來兵之勝敗所由也今賊之姦詭桀驁

必有才智如劇孟朱克融者吾之術惟疏離之而已疏離云者遣使招徠之佯曰彼叛而降我矣又宣言曰彼賣其主也又通問以札詐飾結好狀使其上下相猜釁開變興乃可圖矣一曰散黨賊糾合東西南北之衆苟無以制縛之惡肯竭力効死彼之能驅其衆者乃迫之萬無一赦之罪而置之死也故捐軀以徇絕其他志今使人竄入賊營與其衆淡交告以朝廷神聖雖云討伐終無盡誅之理而又傳檄曉諭曰渠魁如某法在難赦愚氓脅從情頗可矜或誠革面投降悉許寬宥如此則賊

必散雖不卽散其心已貳窺其貳而擊之潰破之勢也一曰用間庸懦之夫無能偵伺也明矣而勇黠者不與以厚利又不能以獲其心今擇勇黠之士委千金以養之使探得賊陰事輒以報彼或設一策出一語我庶幾先備每動必中其所忌矣自賊之起十有餘年毒徧海內大臣之授節鉞者冠蓋相屬皆首鼠兩端雖曰殺賊實持虛名以應詔而先生以匹夫爲天下謀如此十三年十四年歲比大旱民饑無食先生曰今坐俟遠處米商價滋騰踊又民饑且斃不能待若守令借官銀糴於豐

熟之地平其價以糶糶畢輒如前米價必減官無
豪釐之費而民之食者過半矣是時守令相視無
措或煑粥以食餓者無益徒恣擾而已莫有以先
生之計告之人牧者而人牧亦莫之察民之餓孳
不可勝數也先生揚州江都人曾祖諱鵠未仕祖
諱綦贈高州府推官父諱思賢隆慶庚午應天舉
人高州府推官以廉惠稱娶楊氏兵馬指揮司副
指揮楊公九重之女子男三人長巖寶應縣學生
次天佐次天仁皆揚州府附生女三人長適于瑾
次字汪毓祥次字孫居仁孫五人來庭來宗來王

來同來寧先生幼喪父母而篤於兄嫂見兄退讓
惟謹嫂沒棺槨絞紵不能猝辦出服物質金以助
其喪遇人有恩雖童僕未嘗加以厲色疾辭讀書
喜蘇老泉文集而舉業之文務於闡道不屑彫琢
剽賊而一依於歸震川十五年九月戊辰朔卒享
年五十有五素性豁如不治家人產然婚嫁宴會
務極華美及其卒也家無一錢以十六年十月一
日葬於揚州城北淮子河傅家橋之南原先生寶
應縣學生提學御史嘗擢第一每試多高等六赴
應天試不中而以布衣終故先生之除亂救災者

但發於議論而未施於政理也。假如貴顯豈獨空
談而已哉。嗚呼。賈誼於漢文帝之時。疏請諸侯王
子孫各受祖之分地。文帝不聽。歷孝景至武帝而
主父偃奏行之。漢室以寧。今賊猶猖獗也。四方頻
患。歲凶。公卿大夫有以先生之議論而行之者。先
生之志天下之福也。銘曰

學則在人。議論孔裕。命定乎天。乃艱其數。淮子河
壩。環五十步。樵採毋近。先生之墓。
誌諸生無奇。專擇其議論表之。

武英殿中書舍人梁公墓誌銘

武英殿中書舍人梁公。父病。禱神割臂。啗之。已而
母病。醫窮無措。割臂爲羹。以進。每父母病。藥必躬
嘗。晝夜時冠帶。父母卒。哭泣辟踊。動其鄰里。旣葬。
構廬墓側。以處喪禮。廢壞世臣故家。習於目見。溺
便狎舊。甚則親喪未練。而朋比宴樂者有矣。公五
六十。鬢髮皤然而忌。日猶必設遺像。鋪筵布几。陳
俎豆。跪拜薦之。是日不飲酒。食肉。三秦賢士大夫
齒布鱗次。親喪類以流俗從事。獨公爲近禮。公有
從父同居。金號十萬。出入從父。掌握老當。傳公挈

半以授公默不言蓄聚蕃滋四十祀中爲辦婚嫁澹衣糴終兩分之以其一與從父弟宗族之讀書而貧者厚給以金歲有常數已貴輒負公公絕口不道遇下有恩雖童稚愉怡嘔嘔不加以忿言怒色嘗自南歸奴路疾載以所乘輿而跨其驢嗚呼公豈非古所謂有德君子邪崇禎九年丙子八月二十九日卒於三原享年六十有五後十八年順治癸巳十一月二十二日公之子葬公於三原楊杜村公諱希贄字君參別號宰立陝西西安之三原人曾祖諱一山祖諱選梗考諱煒公入三原學

數爲督學所擢飢以廩餼而阨於鄉舉或已見薦經房矣典試擢之以副舉者公困佚而當世有聲初三原周公仕薛公大中來公復皆知名一時而公與並駕齊軌著聞郡邑及三公登第周公以進士官至河南參政薛公以進士官刑科給事中來公亦以進士累官大同兵備副使三公皆已沒而後生小子猶捋高科歷榮仕公獨老貢監知公者爲公惜公亦不能無嗛乃以訾爲武英殿中書舍人夫人袁氏王氏李氏子男六人女四人男鉉鉞錡錕鐸鐸鉉監生鉞鐸庠生而錡揚州城破遇害

女長適庠生楊士琳蚤亾次適庠生來嗣芳次適
庠生武某次適庠生尚袞公輕財如涕唾勇於濟
人關中秦漢稱沃野及古渠堙滅磽瘠相望民艱
漑浸決水入田然香測畧過輒相毆詈或千百爲
訟三原有渠其源發自清峪水卑渠高阻不上涌
公捐三千金列石爲堰壅水以注渠三原被其利
公之仁孝可以矯薄起衰一堰之興不足爲公表
見然此公之功德在人甚爲久大而牧兒樵豎口
傳謠頌者也旣卜葬鉞請銘士俊士俊妹適鉞知
公爲審銘曰

孝友睦婣古所殖大比爲卿大夫職族論黨議定
黜陟一善必顯無隱匿制舉盛起古道熄屈賈氣
揚曾閔抑獨行如公良可則井渫不食行路惻一
穴淡淡長夜黑銘以昭美石之刻

孝親友弟興堰三事段落楚楚

吏部注選主簿張公墓誌銘

公諱文英字鳳池張姓其先崑山人明時徙江都
公少習科舉業閭里姦猾詭以逋稅移之公公詣
縣訴令知其儒也試之文得紙筆立成令奇之爲
正其稅已去爲縣吏典司刑獄會計徭賦櫛亂刈
棘頗有能聲考績公爲多吏部注授主簿棄不就
崇禎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卒於家享年六十以
十五年閏十一月二十四日葬於邵伯鎮艾陵鄉
繞成塘張家莊之南公年十三而孤長則戮力以
殖其家弟不事家人產分以與弟弟數亾其貲輒

分與之二從弟幼孤亦依於公人給以財歲凶爲
粥食餓者宜與漕運通塗河渠所在濟涉惟艱公
造二石橋行者便利公不喜佛僧尼募乞誠闡以
絕而惠德及人者如此公娶童氏子問政問達問
道問行問達問道庠生問達能屬文有名於時與
余厚善銘曰

以指測河河不可識以戈舂黍黍不可食河淡黍
堅指疲戈蝕豈人之罪乃器之忒嗚呼掾矣耶勤
於職

銘古

李全初墓誌銘

嗚呼公可謂子克家矣公之子克家奈何家無賈
無以澹貨財則貧而家病無儒無以敦詩書則鄙
而家又病二者爲其一則失其一兼爲之則不得
其一而二者皆喪公始市鎮江旣而市淮南去家
三千里閱歷三十年而其母弟如初涇陽縣學附
生誦讀里中口不言買賣故衣食饒足而彬彬稱
禮門公可謂子克家矣兄弟儒賈交易常耳奚貴
焉以兄弟儒賈之不相爲則此之儒賈相爲者貴
也以兄弟儒賈之或相爲或不相爲則此之儒賈

相爲久而不變者尤貴也。公諱本棟字全初涇陽人。祖諱時輝父諱芬母秦氏公兄弟三人長完初季卽如初公其次也。娶雷氏吾族祖某女繼娶劉氏子男二人璪質裔完初無子以質裔爲後。女二人長適郭某次適楊某公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家。年五十九某年某月某日葬臨涇鄉之先塋而以雷氏祔公平生儉樸崇禎十三年陝西歲凶米石至銀二十五兩公減食以飢族人之餓者其親屬計口給糧凡一月三給以待歲熟銘曰仲也走趨季也居守一儒一賈如左右手用告後

人此道可久

本無可誌全以虛寫入妙荆公有此
儉樸而能周族可誌者當卽於此

庸菴

李如初墓誌銘

公諱本生字如初涇陽人其母兄卽全初賈於江
淮供公讀書士俊誌其墓以爲子克家者也天啓
初公入涇陽縣學爲附生公素重厚每月合族人
而進之言其可法可戒者癸未大亂兵肆鹵掠秦
俗富民多邨居家累甍爲樓子高五六丈公家居
臨涇鄉是時遠近避於公家之樓子者男女數百
口公發家積糧給之攻圍二十日不能破尋退陝
西用兵賦徭繁興族人欲棄田逋逃公爲設法貸
借官無欠負人得保聚某年某月某日卒年五十

一初公之父連菴公在廣陵與先君同一邸舍時
萬曆四十三四年士俊纔七八歲連菴公以蜜漬
胡桃肉盛柳函挂壁上日挑下取啜連菴公年已
老齒半落頤左右推轉士俊覘其旁輒分以啗遇
暇則戲逢食則呼後士俊旣長而歸連菴公亦終
老於家王父性嚴整子孫有過輒怒臥不起怒卽
請救連菴公連菴公至則解雷李里門對峙而雷
李之習舉業隸庠序者數人以故公至士俊館談
論移日士俊亦時過公館今公之子質醇守支淮
南與吾弟士倬厚善士俊朝夕接也然俯仰四十
餘年之間連菴公卒已三十年公之卒七八年惟
質醇方壯而士俊將老矣公娶吾雷氏子男四人
長質醇也次質醜質馮質醜女一人適張士謙某
年某月某日公母兄全初葬於臨涇鄉之先塋而
質醇葬公於其次士俊旣銘全初而又銘公銘曰
嗚呼士非文之難而質之難公性誠樸履謹行端
卜兆於斯百世孔安

情事淡婉類歐陽公

月樓秦公墓誌銘

郟城知縣秦君之父月樓公諱甲業祖某父某母
某氏公二十而卒郟城之生八月矣其妻維孺人
賢撫之使成人教之經中萬曆戊午陝西鄉舉崇
禎辛未授郟城知縣坐徵科不及額罷有循吏聲
然亦坐是故不得贈公與孺人以其官秦三原巨
家公倣儻耻與庸衆伍是時耀州王從諫輩頗以
行相高公與之善號爲十友孺人中丞之裔讀書
知道公旣蚤沒苦節五六十載天啓時詔旌其門
某年月日卒享年八十有二公之卒某年月日也

嗚呼三王之祭川也先河後海貴本之說公之奇
 偉孺人之貞烈所以垂裕者著矣則鄰城之以鄉
 舉為循吏者有以也夫譬之於水。源清而流清豈
 可誣哉。公二子長四表公卒纔四歲次四器即鄰
 城也孫若干曾孫若干某年月日公之孫某葬公
 於某阡孺人耐銘曰

闕茸之與處兮公不屑也孺人之守義兮孰大節
 也有子而賢兮徵科拙也官雖不顯兮民所悅也

太學生趙公墓誌銘

崇禎十六年流賊李自成入關其明年甲申下令
 民間停柩不葬者罪不赦是時公與其配孔孺人
 殯東園公之孫燦然炳然熒然曾孫習周以其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葬公與孔孺人於辛管匯西祖
 塋西之新阡初公之卒也孔孺人已久卒公卒天
 啓二年八月九日孔孺人卒萬曆三十九年八月
 二十八日也巳卜葬會公之季子君可公沒不果
 葬公四子而三入鄉學君一公庠生而先公逝君
 錫公庠生又繼君可公而沒君式公齒方壯雋才

有名於庠。思掇科第乃寔。爲公光榮。而遷延久之。家道衰落。至是賊僞令下。然大河南北爲賊界。君式公旅揚州。不得歸。遂葬。公趙姓。諱思助。字子信。別號吉所。涇陽夏鄉里人。肄舉業。勤誦讀。從叔父大理爲御史。交遊雜。選筆札。皆出其手。甚愛近之。以例入國子監。爲人敦樸。家已數世同居。比分爨。訾財田宅器物。聽衆擇取。絕不校家。世守支廣陵。公與弟議。或主門戶。或營鹽務。終其身無異說。他弟時睚眦承以退讓。親戚朋友困急。輒捐賑。享年六十九。孔孺人仁孝。家具數世。人食口繁。孺人處之盡善。大理丁艱。晨謝弔客。鷄鳴孺人庀餼粥。以進。輿徒飽飫。旣行。娣姒臥未起。王姑育之。等嬰兒藏果餅。以啗舅。俵給簪瑱。獨厚。梱內不以爲偏私。享年五十三。祖諱嘉言。某官。父諱應魁。光祿寺署丞。子君錫。公有符君一。公有節君式。公有範君可。公有簡孫男六。燿然煥然。燦然炳然。葉然煇然。女八。長適張元京。次適郭如儀。次許郭某。而殤。次適余士俊。次適韓某。次適韓環。辰次適李日生。次適張星煒。皆秦中名家子。曾孫男四。習周。習閔。之斗。之奎。女二。一適人一。尚幼。燿然燦然。炳然咸入學。

爲諸生而耀然尤異善書工文遐邇知名年未三十遂死歷歲旣多迨公之葬男女已婚嫁凋零不存者往往而有葬後之二十三年康熙丙午君式公過余而泣屬余銘銘曰

趙來至秦遠在元前自元迄明散布希傳降及嘉隆厥聲闐闐大理特起繡衣秉權公弘丕祉作法罔愆刻此立石以著其賢

以遷延不卽葬及迫于僞令乃葬見悲慨

戶部江西清吏司郎中劉公墓誌銘

順治初郡邑半被流寇所躡躒而松滋守無城郭居無宮室浮寓湖之鐵嘴崗百姓之編蘆荻籬障處者密若星置環之以水公畧分位絕煩苛莅之然五日聽事事無留者卽有黠猾亦咸與屏息曰此固敗魏宦者也初公之令遂平也翰林侍讀學士魏天賞其叔父調化倚勢橫甚孟習孔亦縣胥勅者也爭至構訟調化懷重賂賂公公拒之因斥詈調化慚恨訐公巡撫諸生秦瑞芝李宗周等救公巡撫鞠實杖徒有差豪奴死者接踵魏惡宦也

而公摧折之故。松滋之人猶舉以懼云。然政務之暇則攜酒殽與數交好遊於菱角渡荷花蕩一柱觀三休臺之間。盤桓晝夜樂而忘倦。隣屬名士聞風來者皆盡歡愛而士之工琴碁者亦不棄也。久之擢江南常州府海防同知。會有海兵是時效用軍前修葺戰舸省良程。竄衆功鳩輯府闕理刑公署理刑訊滯囚決疑獄。境內稱明允。鎮江闕丹徒公署丹徒息繁咻罷能聲籍籍久之擢戶部江西清吏司員外。其明年雲南典試。又明年轉戶部江西清吏司郎中。權稅西新關。丁母雷氏憂。營葬雨

雪公宿於墓疾發康熙五年正月某日卒於家享年四十有六。公諱絃字秉三陝西延安之洛川人。長頽豐準體貌魁梧操紙千言立就中順治丙戌陝西鄉試第一。己丑中會試授遂平縣丁母郝氏憂。遇調化之誣服除爲松滋縣公。晚而學書以爲文辭美矣而書法未精亦足爲累。於是廣購古帖而臨摹至廢寢食。公輕財而惜人之才。表章之恐後視人之急。同己之私。吳君偉業則有太史集。李君楷則有霧堂集。嚴君首昇則有瀨園集。公惟慮其集之散失也。鏤版以行於世。若破屈彩鳳子見

俘脫妻之簪珥贖還齊國假喪子代買妾及其死不克葬其輕財不計家之多少如此高祖諱珪弟琦正德甲戌進士官兵科給事中贈光祿少卿曾祖諱虔祖諱語考諱夢筆母景氏贈宜人繼母郝氏未贈生母雷氏贈宜人娶龐氏亦贈以其官無子立某爲嗣女一適庠生賀際聖其嗣子某以某年月日葬公於郭家溝南阜先塋銘曰景賢占籍肇跡洪武起家孝廉爲劉始祖爰相墳地世貴以五逮至給事昭昭可數五傳至公母愆厥矩後有興者其視此譜

叙遂平事逆入妙

艾陵文鈔卷之十二

艾陵文鈔卷之十三

涇陽雷士俊伯籲著

江都汪懋麟蛟門評
三原賁賡載庸菴

墓誌銘墓碣墓表

郟城知縣秦公墓誌銘

嗚呼郟城知縣秦公謫非其罪。有才而不盡施。閭里惜之。崇禎初。國家多故。宇內苦兵。軍饟不給。邑宰例以賦課殿最。賦虧額。雖六載。考績不得。遷甚有已。履清華。以賦之拖欠。猶退還其職。徵催者法之嚴若此。郟城南北要衝。公治郟城。會歲歉。民罷

且饑公憐之緩其程限賦額坐虧撫按劾奏被旨
降級調用時流賊猖狂所在城破邑宰聞風奔竄
公著城守策有司頗採其說賴以保全而公廢是
可悲也公諱四器字成寰西安之三原人秦於三
原巨族世饒甲科公中萬曆戊午舉人屢試禮部
不中崇禎辛未授郟城知縣癸酉遂謫公詣京改
選貧無以資公之弟樂天爲天津兵備副使其胥
賂公求差遣公拒之戚友勸盍姑受而資以選公
曰祿爵自有定分竟謝絕遂一謫而廢公莅官廉
惠其居鄉也謙謹徽柔遇童稚無失容公性靜默

而忼慨拯人之急同僚丞免去道死公解衣買棺
以殯或寃繫獄公力救脫終其身口不及公之先
有鹽場久而荒頽冢星布基列人謂公訊理可以
復業公曰掩骼埋胔義也發掘吾何安乎置不校
曾祖某祖某父某母雒孺人公生八月而孤事兄
如父事母孝妻仇孺人卒再娶余雷皆具婦德子
男延齡長齡椿齡喬齡崑齡岱齡長齡椿齡亾女
一適某一適某孫男繼祖述祖正宗光祖耀宗亢
宗大宗振宗女一適某一許嫁其餘幼公旣謫僑
寓揚州賊陷潼關公聞傷慟致疾疾瘳拜祝於神

誓滅此賊。伏地涕泣。不能與賊陷燕都。煤山凶問至公。涕泣不言。人語領之。數月卒。崇禎甲申六月八日也。享年六十有三。後二十三年康熙乙巳雷孺人亦卒。享年六十有六。丁未某月某日。延齡喬齡等歸葬公與孺人於三原之某村。銘曰。科厄於乙。官止於令。一謫而廢。乃緣民病。積善匪小。以昌其慶。

簡勁

太學生顯考府君權厝誌

嗚呼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稱其不忘本。而許以仁。我雷氏世家陝西西安之涇陽。大父而上宅兆。棊列星錯。阡陌而顯考太學府君卒於江都。欲歸葬。不可。日月有時。乃以府君卒之明年四月一日。權厝江都善應鄉雙墩西北。楊孺人祔。支系行迹待葬誌。且銘焉。而小子士俊。乃叙述府君所以教。與端嚴淳質。啓佑後人者。用刻於石。府君六男子。士俊。士傑。士倬。士儀。士倫。士儼。士儀。士儼。先府君沒。府君少遊淮南。樂之。壯留。

家江都自懲齟齬無成銳志訓子士俊士傑士倬方總角餘子長者在襁抱而士倬又依母楊孺人居涇陽舊里故士俊士傑兩人之承訓爲多而府君獨屬望士俊是以哽咽流涕歔歔不禁也天啓初士俊士傑兩人十二三歲府君於庭隅張館延師誨之禁往來者晝輒竊探於館門夜閉窻然鐙羣讀緩步至窻以舌舐破窻紙自外密闕見其目佔口吟則喜徐去不使知或左瞻右顧念有他馳則怒瞋喝已而復至每夜如是五六其肄習爲文授版創藁翹足以俟藁就未鈔寫促取觀卽持版以視親戚交遊一得之善喜見顏色義逢舛逆疾怒寢食自訟嘗夜課以文作不合意府君嘿然入忽思得其故急趨出夜晦不辨簷階額抵於柱以一手撫額遽呼曰吾意云云平明額之抵柱者青紫高踊如核頃之士俊從府君之陝西在塗手乙止書使輿中讀宿旅舍府君坐上坐俾讀書案側須臾問讀果熟乎曰熟始已久之江西袁晦若先生試禮部過江都先生知名當世府君遣士俊士傑兩人往師是時士之舉業類勦襲臭腐以欺有司白首講誦者考亭四書及所占經句釋字詁粗

解其說而已先生告以文之源流上自易詩書禮春秋左氏公羊穀梁周禮儀禮孝經爾雅中至史漢下及韓柳歐蘇王曾諸家之指士俊聞而慕之慨然有事於古然府君頗慊之嘗倚門立士俊侍謂曰學庸語孟辭約理盡不深求力索而但務博覽此先民所耻以爲記問之學者也府君爲人樸直不苟談笑尤慎於取財族有家累萬金而無後者衆語籍籍號爲仗公陰欲聱牙其中因有所獲府君兩言決曰某當立某不當立無纖介覬覦者而鄉黨亦信府君之正直爭以重金託府君不輒

諾諾則終始可復府君常謂諸子吾素未肯利人之財可質鬼神病革遺命曰毋以佛誣我府君強健老而不衰崇禎十七年歲在甲申府君年七十矣暮與衆賓燒燭飲酒達旦無倦容後八年順治壬辰五月四日卒享年七十有八是歲七月三十日楊孺人亦卒孺人府君繼室事舅姑孝謹府君六女男女十二人惟士倬孺人所生孺人煦濡覆翼躬營嫁娶無所別異享年五十有九府君諱起鯉字仰龍通詩數試督學不中選以貲入順天國子監小子士俊拜手稽首曰嗚呼父之愛子篤不

可解今夫師教其徒也耳提而示之不聽則已耳而父於子不然懃懃懇懇至無可奈何而猶不能離諸懷也觀府君之教余小子者此爲人父者之心也豈獨余小子之悲慟切怛凡天下後世之爲子者觀余小子之所叙述必有感之欲泣孝敬油然而生者矣而府君之端嚴淳質雖古人何以異也才與不才捨此安法哉男士俊誌

一結可以教孝

亾妻趙氏權厝誌

嗚呼君以從余於廣陵而母死不得一訣又以母之別離而死痛悼憤懣至於嘔血年三十遽卒此余之所淡悲也余世涇陽人而君趙氏考庠生諱有符字惺念與余同邑娶張孺人生二男二女長男耀然娶何氏生男習周習閔次煥然娶蔣氏無男獨有一女長女適郭如儀君惺念公少女年十六而嫁於余君之嫁以崇禎元年也惺念公旣卒張孺人寡君嫁余三年兄耀然之妻何氏亾何氏亾踰年耀然亾耀然亾數月而君從余於廣陵抵

廣陵數月君之姊適郭如儀者亾頃之兄煥然亦
亾煥然於是絕嗣矣張孺人以習閔爲之後煥然
之妻蔣氏之父母皆旅於廣陵蔣氏旣喪厥夫乃
千里往依頃之蔣氏又亾張孺人之所存者在子
惟君在孫惟習周習閔與孫女而君又居廣陵則
侍側者孫習周習閔及孫女纔三人耳而三人又
皆幼習周十五六歲習閔十餘歲孫女六七歲初
惺念公之壯也家貲盈萬而君之從曾祖方以御
史繡衣持節惺念公甘食美服家僮數十所與交
遊皆公卿貴人終日彈琴飲酒內則張孺人相敬

愛而子子婦女與孫共聚一室晚節耀然鄉學有
名煥然亦讀書肄舉業極一時之盛吾邑之稱巨
族者必以君家爲稱也後惺念公卒家寢衰及君
之二兄相繼歿沒家計主於張孺人器物悉以易
薪米猶不給矣家僮散去而張孺人老又病數年
之中子子婦女大半已死悲慘不勝君遠在廣陵
思君一見終莫可得於是兩目咸失其明每出入
或習周習閔或孫女扶持而行秦中人來君輒求
謁之訊張孺人哀苦余必先誠其無盡語但告以
張孺人微老而已君家有書余每藏之篋君一日

開篋見書。大哭。是後每飯必涕泣。求西歸。一親醫藥。余數諭以盜賊盈路不可歸狀。君口塞然。猶時訪盜賊進退。人云賊平則喜。如云賊亂則怒。朝夕常涕泣。一歲之間。其不涕泣者可指也。十一年夏。君始嘔血。七月吾兒毅生。是月張孺人在秦病革。將卒。君心動。中夜必起。被衣而哭。余勸慰之。不能止。十月張孺人凶問至。廣陵君因患積聚。曩昔彊盛。自是氣血漸弱矣。十二年嘔血。十三年十四年。比年嘔血。其明年四月嘔血。數升。肌膚盡枯。尪羸骨立。十月初九日卒於廣陵。嗚呼君之嘔血。至於

大故者。蓋以母也。君之不得志於母者。蓋以從余也。塗人聞其事者。猶將悲之。而况余邪。君智識過人。於道無所不窺。壬午錄科。余府試。卽以迂拙爲太守。所棄余。念親之老也。意快快不快。君曰。君素期弘濶。而今若此。恐反爲競進者笑也。且太守之爲人。兒童婦媪皆知之。而君獨不合。則君之爲君可知矣。余意乃解。余嘗觀五代史。馮道傳。而君自爲視之。余謂君曰。馮道長樂老。叙歐陽文忠。詈其無廉耻。而引王凝妻李氏以愧之。遂爲之述。李氏斷臂事。君曰。妻非臣之並也。臣知道之。受殊恩於

國者鮮矣師保而外類以文例相拘其於君實淡如也若妻則多受夫之殊恩者其失節蓋罪加於臣一等矣因言婦人有能節而遇夫之壽考靡所見者亦有無節而遇夫之壽考莫顯其惡者無節而夫輒死亦斯人之不幸如馮道是也余論馮道謂道固不肖亦不幸而生五代之世其說始之君君之言可紀者多其通於道皆此類也君事舅姑孝謹而尤善承姑之意姑雖怒辭厲色君柔聲溫顏貌不變必俟姑之喜而後退與諸婦和如未嘗一訾其短君又不獨智識之過人也余家涇陽

先世之墓在焉家君欲葬君先墓之側而不能遽歸乃以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權厝於江都之河西鄉屈姚二莊而余舉君之鬱悒蚤卒與平生大畧以誌之

誌趙氏乃詳其兄弟及兄弟之妻若子初似無涉及後一一層次出之總以形其母張孺人之悲苦而趙因悲其母之悲遂至嘔血而死此為可痛通篇白描千古至文

亡妻韓氏權厝墓誌銘

君余繼室也。姓韓氏。西安之涇陽人。順治癸巳冬十二月庚辰卒於江都。其夕發篋得嫁時衣。衣之。且日弟士傑。弟士倬。弟士倫。匄資買棺。徹臥榻。衾褥以歛。其明年四月乙酉。權厝江都雙墩。先夫人之墓左。君之嫁在弘光初。已而江南破。余旣疎拙。不能治家產。又迂濶。輒自放廢。以故窮愁。失志。君啗蔬啜粥。陶然意滿。永夜余掩卷罷讀。君猶紉箴縫。綴恒有飢色。韓於涇陽爲著姓。君考諱鼎隆。生十七年而歸。余歸九年而卒。年二十六。子二男。一

女君卒女生纔七日男泰麟君爲婦順雖細故不敢專必以白私有短之者聞知絕口不及銘曰伯鸞肥遯德曜是恃靖節高風成諸翟氏嗚呼天不祐余而君遂死

用梅聖俞一語更增數言遂悲涼無限

誌趙孺人用長篇此則墨不盈幅而烟波萬頃俱堪不朽

庸菴

顯妣趙孺人墓碣

孺人趙姓父禹門公母鄭氏禹門公山西洪洞人治鹽筴淮南因家江都禹門公旣饒於訾而性豪蕩日擁妓集俳優歌吹飲酒每夜必達旦寢至午方起又飲如前金五百兩爲裹每取其一輒畫壁以記費盡輒取不復問府君亦治鹽筴淮南禹門公以孺人歸於府君是時府君繼室楊孺人尚未生士倬明年士俊生後二年楊孺人生士倬府君六男而孺人所出者五人士俊及士傑士儀士倫士儼也府君六女而三出於孺人長適梁鉞次適

劉冀鑛次適左千之梁劉左皆著姓世有顯人孺人素慈仁見人之老窮者則曰我爲之棺人之有疾病者則曰其存於世也幾何矣嘔嘔泣下然治家嚴整奴婢犯者鞭撲不稍廢也府君樸直尚寬簡而孺人佐之以威人咸畏之後孺人卒二十餘年僕媪年五六十鬢髮皤然而當時嘗見役於孺人者自循循有規矩也孺人以崇禎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卒時士傑赴試涇陽士儀病瘵孺人之卒也用是爲恨年四十有五李賊陷京師上死社稷士俊奔告府君曰天下土崩矣兵將起盍急葬乃以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葬於江都之某鄉某原孺人之葬事成倉猝墓未有銘後二十三年康熙甲辰士俊流涕而書於石

外祖豪侈固可傳而嫌與趙孺人少關合

參戎劉公墓表

參戎公諱紀字約吾世居洛川之城新里公幼聰
警無不涉獵獨不喜舉業棄而從戎防禦以軍功
顯後又棄去公胸次開豁而不修飾邊幅雖田野
之叟蓬戶甕牖疏食菜羹邀之輒往而春社秋賽
俳優之觀穀抵之戲招輒赴也是時公之弟秉三
已中甲科公之子雲門已中鄉科而樂易如此將
卒取曆視之曰某年月日吾將死矣順治十四年
六月二十九日卒於家既卒其友白天成夢公爲
延安知府以其兄天錫掌書記頃之天錫沒人以

爲知府蓋府城隍云曾祖諱虔祖諱語父諱夢筆
娶屈氏子男五人生韻戊子鄉試第三生德生直
生心生珠女一適景大光孫男芳庠生其卒也葬
於郭家溝南阜先塋公精通音律凡吹笙彈箏以
倚曲清濁高下有不中節卽指其舛繆而酒館茶
肆妓樓伶坊以至武士走卒傭兒販夫有不歌者
歌皆公所製曲也四季行樂辭歲月如駛少壯難
再慘悽傷懷者纍纍太息薦紳家多傳誦之君子
以是知公之不永於世矣康熙丁未士俊乃表於
其墓曰

嗚呼公豈所謂莊周列禦寇之徒邪富貴貧賤死
亾壽考不以入於其中陶陶焉洩洩焉故足稱也
雖然君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則
終其身有不釋於意者矣然此非道也此近於道
也亦異於患得而患失者也

寫達生有致

太學趙公墓表

太學生趙公諱思助字子信別號吉所趙始家山西平陽之洪洞宋末徙涇陽至元有晟晟子崑明初從禮敬禮得禮兄弟三人從禮居斜里得禮居廟前敬禮居辛管匯公敬禮之後也敬禮生克誠克誠生景先景先生順順生銳銳生卿卿於公爲曾祖自敬禮至公曾祖五傳而趙宗興曾祖二子一諱嘉言一諱嘉行嘉言生公之父應魁嘉行生公之叔父應元嘉靖中公之叔父登進士宰邾擢監察御史官至大理寺丞而公之父仕京師爲光

祿署丞當是時家治饒淮南巨富以訾雄於邑而公四子三入鄉學體貌頎碩裘馬輕肥君式公才尤奇偉謂甲科可指顧取其後孫之隸府縣學籍者踵相接也長公君錫公子耀然工文能爲右軍書名於時與君式公出則連騎交遊盡賢豪涇陽論族姓必推辛管匯趙氏云嗚呼余讀史記趙世家至季勝孟增之初起眇乎難稽由微而著裂地定國爲侯王與魯衛齊晉等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有以也夫物無不起於細寢以巨終於盛天地之常理也趙氏去洪洞徙涇陽不知其詳久乃有晨崑敬禮而下昭昭可譜傳大理光祿益顯古今一揆矣公旣葬君式公命誌而銘之又表其墓公之仁心善績與本支之宜紀者列之誌矣述其世系鑱於石俾有考焉

代作處士顯祖考府君墓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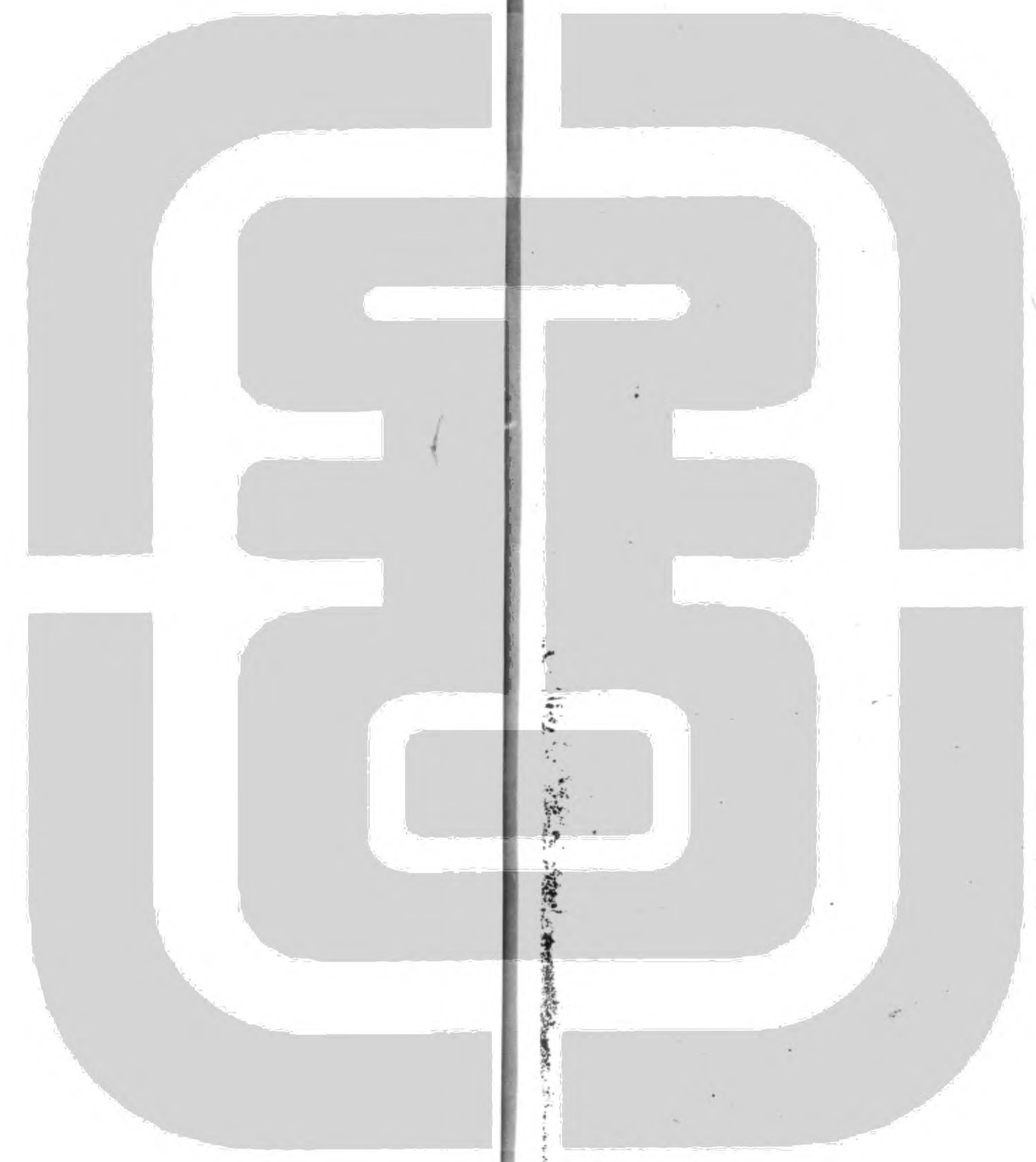
處士雷公諱汪字望峩西安之涇陽人父邦成年九十餘強健同少壯者公亦老而不衰年八十輒令人控馬已以手撫鞭奮騰上騎之策鞭而去從者歸欠伸跛倚皆有倦色而公意氣自如從容下馬以鞭授人而趨行雖杖急挾杖走諸幼孫追之不及崇禎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卒於家享年八十有七公元配秦孺人先公卒距此十三年矣公子國學某儒士某以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葬公與秦孺人於涇陽仁讓里之西南余好覽傳紀觀

古人往迹每怪今之天下無奇氣偉節卓然如古
人者因歎今尊官顯仕專以豐殖財貨田宅遠計
妻帑爲務貪利無耻大畧如商賈則世之豪傑當
必有不屑聲病剽竊以隱於商賈其倣儻特立不
同汚俗有古賢邾相之風者今世患不讀書或有
博聞強識其放蕩狠猾反不如庸駑之寡過當必
有麓讀書知義而爲篤實長者余持此以求之天
下之人又未之見此甚可歎也崇禎七年夏余從
京師過江都與公孫國學之子交十三年春奉其
父國學之命叙公德業與鄭中丞所撰之墓誌以
貽余故余詳公平生公少習八股已而棄之從兄
伯仲遊揚州營鹽爲產公時客遊而於父母以孝
著每出歲歸省嘗居揚州聞親之疾奔馳不避風
雨盜賊又嘗收債揚州已裝而遇親疾卽留視疾
輕千金不稍顧公慷慨好施陝西頻凶公捐金賑
濟後流賊橫恣殘破延安慶陽諸地重臣承旨安
集募民輸金構屋廬買牛種公又捐金公雖廢八
股暇則執一編誦之而於明之事尤能記憶治亂
得失災變妖異可稱而述也公身不列搢紳而託
足商賈考其素履方正重厚不違於理而今之崇

高富貴者多不如今知名之徒口談經史不休而文舍秦漢唐宋不道至其苟賤言之汚口而公動準軌度又未嘗多讀書也余自臨川至京師水陸數千里所與友以千百數心竊少之惜天下之無人也嗚呼公豈非吾之所謂卓然如古人者邪公孫八人士傑士倬士儀士倫士儼士偉士化余所交者士俊也

崇禎十二年春家君將歸葬我大父秦中命士俊作書以墓表請於羅文止先生先生答書曰亾能踰子數請卒不易其言乃爲之寄以質先生書曰可持復家君授刻於石

虛寫妙



卷之四